

御纂朱子全书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八

論語九

子路第十三

子路問政章

問勞之。恐是以言語勸勉他。曰。如此說。不盡得爲政之理。若以言語勸勉他。亦不甚要緊。亦是淺近事。聖人自不用說。亦不見得無倦底意。勞是勤於事。勤於事時。便有倦底意。所以教他勞。東坡下行字。

與事字最好。或問愛之能勿勞乎。有兩箇勞字。曰。這箇勞。是使他勞。

文振問注云。凡民之事。以身先之。則雖勞不怨。如何。曰。凡是以勞苦之事役使人。自家須一面與他做。方可率得他。如勸課農桑等事。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。親履畎畝。與他勾當。方得。

問先之勞之。諸說孰長。曰。橫渠云。必身爲之倡。且不愛其勞。而又益之以不倦。此說好。又問以身爲之倡者。果勞乎。曰。非是之謂也。旣以身爲之倡。又更

不愛其勞。而終之以無倦。此是三節事。

以上語類三條

先之。謂以身率之。勞之。謂以恩撫之。二者苟無誠心。久必倦矣。故請益則曰無倦而已。

答程允夫文集

仲弓爲季氏宰章

潘立之問先有司。曰。凡爲政隨其大小。各自有有司。須先責他理會。自家方可要其成。且如錢穀之事。其出入盈縮之數。須是教他自逐一具來。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。且如今做太守。人皆以爲不可使吏人批朱。某看來不批不得。如詞訴反覆。或經

已斷。或彼處未結絕。或見在催追。他埋頭又來下
狀。這若不批出。自家如何與他判得。只是要防其
弊。若既如此後。或有人詞訴。或自點檢一兩項。有
批得不實。卽須痛治以防其弊。

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人。便見其用心之小大。以此
知樂取諸人。以爲善。所以爲舜之聖。而凡事必欲
出乎已者。真成小人之私矣。曰。於此可見聖賢用
心之大小。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。故如此。人
之心。量本自大。緣私故小。蔽固之極。則可以喪邦。

矣。以上語
類二條

子路曰衛君待子章

亞夫問衛君待子爲政章曰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。便事事都做不得。禮樂不興。刑罰不中。便是箇大底事不成。問禮樂不興。疑在刑罰不中之後。今何故却云禮樂不興。而後刑罰不中。曰禮之所去。刑之所取。禮樂旣不興。則刑罰宜其不中。又曰禮是有序。樂是和樂。旣事不成。如何得有禮樂耶。或問如何是事不成後。禮樂便不興。禮樂不興後。却

如何便刑罰不中。曰。大凡事。須要節之以禮。和之以樂。事若不成。則禮樂無安頓處。禮樂不興。則無序不和。如此。則用刑罰者。安得不顛倒錯亂。諸家說。各有所長。可會而觀之。

楊問注。謂言不順。則無以考實。而事不成。此句未曉。

曰。實卽事也。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。曰。如何是不相涉。如一人被火。急討水來救。始得。却教他討火來。此便是言不順。如何濟得事。又如人捉賊。走東去。合從東去捉。却教他走從西去。如何捉得。皆

言不順。做事不成。若就衛論之。輒子也。蒯瞶是父。今也以兵拒父。是以父爲賊。多少不順。其何以爲國。何以臨民。事旣不成。則顛沛乖亂。禮樂如何。會興。刑罰如何。會中。明道所謂一事苟。其餘皆苟。正謂此也。又問子路之死於衛。其義如何。曰。子路只見得下一截道理。不見上一截道理。孔悝之事。他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難。却不知食出公之食。爲不義。東坡嘗論及此。問如此。是他當初仕衛便不是。曰。然。

問衛君欲召孔子爲政。而孔子欲先正名。孔子旣爲之臣。復欲去出公。亦豈人情。曰。惟孔子而後可。問靈公旣逐蒯瞶。公子郢辭不立。衛人立。輒以拒蒯瞶。論理。輒合下。便不當立。不待拒蒯瞶而後爲不當立也。曰。固是。輒旣立。蒯瞶來爭。必矣。

問胡氏云云。使孔子得政。則是出公用之也。如何做得此等事。曰。據事理言之。合當如此做耳。使孔子仕衛。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。若其不聽。則去之耳。

以上語
類五條

樊遲請學稼章

樊遲學稼。當時須自有一種說話。如有爲神農之言許行。君民並耕之說之類。語類

誦詩三百章

亞夫問誦詩三百。何以見其必達於政。曰。其中所載可見。如小夫賤隸閭黨之間。至鄙俚之事。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。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。而聖人所以脩德於已。施於事業者。莫不悉備於其閒所載之美惡。讀誦而諷詠之。如是而爲善。如

是而爲惡。吾之所以自脩於身者。如是是合做底事。如是是不合做底事。待得施以治人。如是而當賞。如是而當罰。莫不備見。如何於政不達。若讀詩而不達於政。則是不曾讀也。又問如何使於四方。必能專對。曰。於詩有得。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。委

曲和平。

語類

子謂衛公子荆章

言居室則似是處家之意。

答李守約
文集

子適衛章

宜久說子適衛一章。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禮樂。動容周旋。皆要合他節奏。使性急底要快。也不得性寬底要慢。也不得。所以養得人。情性如今教人。既無禮樂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。然而今未論人會學。喫緊自無人會教。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。使講明教人之方。選其德行最高者。留以爲大學師。却以次分布天下。令教學者。須是如此。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。

語類

苟有用我章

立之說。苟有用我者。一章曰。聖人爲政。一年之間。想見以前不好底事。都革得盡。到三年。便財足兵強。教行民服。語類

善人爲邦章

安卿問集注云。民化於善。可以不用刑殺。恐善人只是使風俗醇朴。若化於善。恐是聖君之事。曰。大槩論功效是如此。其深淺在人。不必恁地粘皮著骨去說。不成說。聖人便得如此。善人便不得如此。不必恁地分別。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。積累到此。自

是能使。人興善。人自是不陷於刑辟。如文景。恁地。後來海內富庶。豈不是勝殘去殺。如漢循吏。許多人才。循良也。便有效。如陳太丘。卓茂。魯恭。只是縣令。也能如此。不成說你便不是聖人。如何做得這箇。只看他功效處。又何必較量道。聖人之效。是如此。善人之效。是如彼。聖人比善人。自是不同。且如綏之斯來。動之斯和。殺之而不怨。利之而不庸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。善人定是未能到這田地。但是有這般見識。有這般心胃。積累做將去。亦須有。

效。且如而今寬刑薄賦。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。聖人論功效。亦是大槩如此。只思量他所以致此效處。如何便了。何必較他優劣。便理會得也。無甚切已處。語類

如有王者章

或問三年有成。必世後仁。遲速不同。何也。曰。伊川曰。三年。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。漸民以仁。摩民以義。使之浹於肌膚。淪於骨髓。天下變化。風移俗易。民歸於仁。而禮樂可興。所謂仁也。此非積久。何

以能致。又曰。自一身之仁而言之。這箇道理浸灌透徹。自天下言之。舉一世之仁。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。語類

定公問一言興邦章

聖人說話。無不子細磨稜合縫。盛水不漏。如說以德報怨。如說一言興邦。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爲君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便可以喪邦。只此一句便了。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說方休。如孟子說得便粗。如今之樂猶古之樂。太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。

故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。顏子所以未到聖人亦只是心尙粗。語類

葉公問政章

曾問近者說遠者來。夫子答葉公之問政者。專言其效。與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。如何。曰。此須有施爲之次第。葉公老成。必能曉解也。語類

樊遲問仁章

或問樊遲問仁一段。聖人以是告之。不知樊遲果能盡此否。曰。此段須反求諸已。方有工夫。若去樊遲